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A Study of Woon Swee Tin's Diaspora Writings

马詠辉

Beh Yung Hooi

17ALB0237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1**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A Study of Woon Swee Tin's Diaspora Writings

马詠辉

Beh Yung Hooi

17ALB0237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JANUARY 2021**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	3
第三节 文献综述.....	5
第二章 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8
第一节 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探寻.....	8
第二节 原乡的缅怀.....	12
第三章 以意象去突显其离散情怀.....	15
第一节 航行的意象.....	15
第二节 屈原的意象.....	17
第四章 离散意识中的矛盾与转化.....	21
第一节 本土性的开展.....	22
第二节 多元色彩的本土描写.....	24

第五章 结语..... 27

引用书目..... 29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马詠辉 BEH YUNG HOOI

学号：17ALB02378

日期：2021 年 4 月 23 日

论文题目：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学生姓名：马詠辉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温任平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裔公民。恰逢其年少时，正是国家新兴的时期，他应积极参与国家的建设，共同携手打造国家的美好未来。可是，年幼的他却将自己视为一个“无名的歌者”，阐述着自己成长的环境伴随着国家政治的影响而逐渐成为一个边缘的他者，导致其作品萌生了离散意识。自六十年代起，国家政府有意推行以土著至上的一系列政策，导致华裔公民在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遭受到打压，逐渐形成一群集体自我离散的现象。

温任平处于这般的环境下，其意识也渐层出现漂泊的现象，并在作品中运用航行和中国性的意象来抒发自己的离散情怀，也透过这些意象反映出华裔公民身处不公平的压迫中而形成的孤寂与无奈。然而，自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遭受到质疑后，以精神层面上的离散去达到一种自我和母体文化上的想象。最后，本文在探讨其离散书写时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本土性的元素，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转化为本土关怀，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在于其精神意识和现实的生活形成了一个极大的落差。

【关键字】 温任平、离散书写、身份认同、原乡缅怀、矛盾与转化

致谢

眨眼间，我已来到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这也意味着我的求学生涯即将告上一段落。毕业论文之所以撰写完毕，并非出自我一人的努力，而是有着老师、家人和朋友们之间的协助与鼓励，以给予我更多的信心与动力去完成此论文。

首先，我非常感谢我的指导老师——许文荣博士的鼎力相助。在拟定毕业论文框架时，许老师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法视角，以启发我对于此论文的思路。同时，老师透过线上见面的方式对我进行指导，屡次解答我在研究上的疑惑，指出我在研究上的不足之处，并帮我批阅论文，以完善整份论文的叙述。此外，老师也帮了我一个大忙，即转发温任平相关作品的电子版给我，以解决我在寻找原书上的困难。

再者，我要感谢我的母亲给予我一路上的支持，以致我能够继续坚持到现在，完成了 4 年的大学生涯。每当我遇到学业上的困难时，她都会为我进行开导，并鼓励我继续坚持向前迈进。接着，我也要感激身旁朋友们对于我的协助与鼓励。基于疫情的关系，居住在家乡的我，无法随时抵达图书馆进行借阅，因此大学朋友帮我寻找相关的书籍并邮寄给我。同时，我亦要感谢中学朋友得知我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有着极大的压力，于是他们不断地鼓励我，给予我积极的动力去完成此论文。

最后，我要致谢于金宝拉曼大学的图书馆，提供书籍上的借阅，以协助我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

第一章 绪论

温任平（1944-），原名为温瑞庭，出生于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其祖籍乃是广东梅县。他于1958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第一篇短诗《晚会》，并发表在《通报》读者俱乐部。在成立天狼星诗社前，他与温瑞安携手合作成立了绿洲社。1972年，温任平成立了天狼星诗社，并担任了社长，带领其诗社积极推广现代主义文学。温任平曾在2010年荣获第六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奖，至今出版的作品有诗集《无弦琴》（1969）、《流放是一种伤》（1978）、《众生的神》（1979）、《扇形地带 Kawasan Berbentuk Kipas》（1999）、《戴着帽子思想》（2007）、《倾斜：温任平诗集》（2018）以及《教授等雨停》（2018）；散文集《风雨飘摇的路》（1968）与《黄皮肤的月亮》（1977）；评论集《人间烟火》（1978）、《精致的鼎》（1978）、《文学观察》（1980）、《文学·教育·文化》（1986）、《文化人的心事》（1999）、《静中听雷》（2004）、《马华文学板块观察》（2015）。

温任平身为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裔公民，却是一个具有离散意识的马华作家，但其离散形式较为特殊，将文化认同上的焦虑再现为一种缅怀原乡的意识形态，体现出他仅在精神层面上心怀着原乡文化的离散情怀，与一般马华离散作家较为不同。因此，本文将会以温任平为个别研究的对象，并以其部分的作品进行论述举例，即《黄皮肤的月亮》、《流放是一种伤》、《文化人的心事》和《戴着帽子思想》，选择这些作品的原因在于七十年代中期他有着强烈的原乡文化回归之愿，1977年的《黄皮肤的月亮》和1978年的《流放是一种伤》是较为明显体现其浓厚的离散意

识，而《戴着帽子思想》收录了1980至2002年的作品，正好形成一个创作的时间轴，以展现了温任平由1977年至2002年之间的离散意识之变化，再以《文化人的心事》论证其离散意识出现了矛盾的状态，即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逐渐转化为本土的关怀。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文将题目设定为《论温任平的离散¹书写》，将研究范畴锁定于温任平的离散写作上，原因在于有关马华离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较为留意已迁移到他国的马华作家群体，却忽视了仍留在我国的温任平所展示的离散书写，从他的精神上流露了自我放逐的离散情怀以及原乡情结。因此，本文欲透过探讨温任平的离散书写，进而得知其作品内涵背后蕴藏着何等深层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等因素，而形成其内在精神的自我放逐。

其二，温任平乃身为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第一代华人，究竟为何他会产生浓厚的离散意识？他并不像其祖辈有着原乡家园的包袱与情感，作为马来西亚第一代华人应该怀有一起为国家奋斗的精神，应献出作为国家公民的责任，可与现实状况相反，其精神上处于自我流放和漂泊不定的情况，且不断地眷恋中华文化，形成一种文化乡愁的情绪。同时，本文也会进一步探讨温任平在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上如何产生了

¹源自希腊文字“diasperien”，“dia”意指跨越，“sperien”则是为传播种子之意，原指用于犹太人遭受压迫而选择离开巴勒斯坦，漂泊在外的意涵。后来也用于在某个种族基于外在因素或内在决定而选择离开故乡，散居在异国各地的状况，然而其意识也与故乡有着情感上的纠结。

焦虑不安的状态，在探索自己的身份定位中经历了什么过程，并透过怎样的方式来抒发其离散情怀。

最后，温任平的离散形式也与其他马华的离散作家并不相同，如温瑞安、李永平、林幸谦等。在面临相同的经历下，同样都是受到国家政策的压迫，温任平并无移民、迁徙定居、远离故土等离散经验，纯是属于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想象回溯原乡的传统文化，其他作家则是怀着绝望失落的情怀选择离开故乡，迁移到异国生活，形成他们外在的流放。因此，本文希望透过探讨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从中得知他对于原乡文化有着什么想法与态度，并为何选择以精神上的离散去面对，而不是采取外在形式的离散，如迁徙定居。

第二节 研究方法

本文将论文设为《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主要是了解温任平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其离散情怀，以及从中探讨他究竟为何产生这般情怀。首先，本文将会以文本细读法²的方式对温任平的作品进行详细的分析，而运用文本细读法的目的在于分析其作品的层面意义与内涵意义，仔细理解温任平词句中所隐含的言外之意。同时，透过理解其语句中所隐含的内涵意义，进而得知温任平创作时所要抒发的思想情感。

本文将会以“离散”的文学定义为基础，尝试以此视角去分析温任平作品中的国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与冲击等问题，以体现出其内心的离散意识。在“离散”的

²意指对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解释，在阐明每首诗中各种因素的冲突和张力的基础上把握这首诗的有机统一，即诗中的所有因素都是相关的并围绕着作品的中心悖论展开。

文学定义上，本文主要是以“后离散”作为主要的概念，认为温任平在国籍身份上虽然和中国分离，却在文化认同上依然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其中缘由是当时马来西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多重的文化环境相互纠葛，以至于造成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背离。同时，透过此方法也可进一步理解温任平在情感上与原乡³中国有所关联，以精神上眷恋中华文化的方式进行内心上的离散行为，形成了内心的自我放逐。以离散的角度来观看，温任平当时处于被国家政策的压迫下，不得以选择精神离散的方式来抒发其内心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的困境。

再者，本文也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⁴去评析温任平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并以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生活等环境做出进一步的分析。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分析，其认为文学的一切盛衰发展存在于社会历史当中，唯有综合了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如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才能全面性对复杂多变的文学现象作出诠释。因此，本文将会探讨温任平身处的社会环境如何导致其产生离散情怀，并了解社会群体和离散意图之间的关联，进而得知温任平在诸多的外在因素下如何消散其认同感而逐渐走向精神离散的倾向。

除了当时社会历史的时代背景酝酿了温任平的离散意识，其内心的心理因素也间接形成这种意识。以心理批评⁵的观念，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学艺术现象毕竟都是人类精神活动、心灵活动的过程或结果，体现了人生和人性的丰富内涵”⁶。因此，本文也借照荣格的“原始意象”⁷理论，其强调“心理学作为研究心理过程的一门

³ 原乡意指祖辈原初的乡土；故乡则是诗人出生的国家。

⁴ 一种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主要研究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

⁵ 指运用心理学的观念、理论、方法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研究、评述的一种批评流派。

⁶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108。

⁷ 指人们祖先在谋取生存的过程中重复了无数次的同一类型的经验，这是人类原始时代沉淀下的一些心理残迹，是一些包含着形象、情绪、意念、张力的心灵碎片。

学问，很明显，是能被用于文学研究的，因为人类心理是孕育一切科学与艺术的母胎”⁸。同时，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提出了“个体人的心理，最终是扎根在整个种族的文化进化史乃至地球的生物进化史之中”⁹。于此，本文运用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始意象”理论去探讨温任平借由意象抒发个人情感时所积淀下的心理残迹。

第三节 文献综述

关于温任平的学术研究，目前学术界对这方面的探讨仍在尝试以不同的视角切入，进行相关的分析与解释，提出个人独特的观点。然而，本文将会采集不同学者对于温任平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在离散书写上相关的论点，尝试进行归纳与整理，以尽最大能耐去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与脉络。

首先，一涉及关于温任平的相关研究，就必须提及一位相当重要的研究者——谢川成，因他对于温任平的探讨有着显著的研究成果，并以出版的方式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以及综合，此书籍命名为《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根据这书籍的编排，可分为四个部分，即“温任平诗歌研究”、“散文/散文观研究”“温任平序文研究”以及“综合评论”。谢川成基本上将温任平的作品都纳入了研究作品，以不同的视角为温任平的作品做出较全面性的诠释。

谢川成在“温任平诗歌研究”方面，共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现代屈原的悲剧——论温任平诗中的航行意象与流放意识〉、〈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

⁸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118。

⁹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页 119。

以及〈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谢川成于〈现代屈原的悲剧——论温任平诗中的航行意象与流放意识〉以及〈温任平诗中的“屈原情意结”〉中提及温任平对于屈原有着孺慕之情，并以航行意象突显屈原的遭遇，抒发个人对于国家的失望以及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差异对待。基于温任平的文学作品经常出现关于屈原以及端午节庆的意象，在探讨的过程中不难其作品出现明显的中国性，故此谢川成也发表了〈文化母体的召唤——论温任平诗中的中国性〉以论述其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散文方面，谢川成也发表了〈那一方褐色的古印——论温任平散文〈暗香〉的主题与语言策略〉，仔细分析〈暗香〉的主题，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暗香〉不像表层所叙述的婚外情，而是隐喻着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孺慕之情。同时，这篇文章较为着重探讨散文中的语言策略，如文化典故词语、文言词语、比喻等，以迂迴的语言方式表达出身处在多元文化的国家，却对传统中华文化有着眷恋，但也不想离开故乡，表示对国家也有一份责任感，处于矛盾的边缘地带。

再者，朱崇科以屈原书写的视角去探讨温任平的文学作品，因此发表了〈屈原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以温任平为中心〉，提及其“屈原情意结”以及发现其孺慕之情，同时也提及他对于本土的纠结，运用反讽的方式去抒情。此外，朱崇科在〈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以四种方向去论述其中国性和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即中国性现代主义、客观性现代主义、本土中国性以及包容型本土性。

综上所述，温任平作品中的“屈原情意结”较为被受关注的研究课题，同时也论证其较为倾向中华文化，其中缘由涉及其现实生活与个人本身的身份和文化发生冲突，间接酝酿其离散意识。同时，谢川成也以意象的视角去探索温任平的离散情怀，较为专注于航行与中国性的意象，朱崇科则是发现温任平的作品当中同时也存在了本土意识。因此，本文将会以“离散书写”的视角去诠释温任平的作品意涵，其中包括

以当时社会背景作为论述，以及运用意象的方法去探讨温任平作品中出现的中国性，
并发现其作品也蕴含着本土情怀，进而得知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矛盾，因他精神上眷
恋中华文化，却又同时存在着不愿离开故乡的矛盾。

第二章 温任平的离散书写

温任平的作品题材体现出他对于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了疑惑，间接形成一种追寻自我定位的离散情怀。在探寻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下，温任平也透过对于原乡的缅怀而展现出本土社会不认同其自身文化，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政策进行施压，进而导致他处于边缘化，只能以精神上的离散去抒发其无奈和感伤的情怀。因此，本文将以“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探寻”和“原乡的缅怀”来分析温任平作品中的离散书写。

第一节 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探寻

温任平的祖辈从中国来到南洋寻找工作，只为了获得谋生赚钱的机会。然而，却在南洋结婚生子，诞下了后代，开始在南洋落地生根，加上也经历过日据时期，他们参与了捍卫家园的抗战。同时，他们也见证了马来亚脱离殖民地的占领，成为一个独立的多元民族国家。因此，作为土生土长第一代华裔的温任平应该在国家新兴的时期，努力参与国家的建设，共同携手打造国家的美好未来，但是他却像一个被边缘的他者，将自己暗喻成“一个无名的歌者”¹⁰，暗示着自己的身份和文化被国家的政策打压着，处于一个不被认同的处境。同样作为马来西亚的华族公民，温任平却感受到国

¹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霹雳：天狼星出版社，1978），页 141-143。

家对于他们是存在着差异的对待，原因是在他们的眼中，华族与他们的肤色也是截然不同，似乎和他们并无有任何关联，甚至还延伸了华族因黄色皮肤的关系被视为边缘的他者。因此，华族生活在一个以马来民族为主的社会下，在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遭受到打压，进而产生了身份和文化上不被认同的离散情怀。

本文之所以推测温任平的离散意识和马来西亚底下的政治背景有关的原因在于《黄皮肤的月亮》（散文集）和《流放是一种伤》（诗集）的出版年份分别在于 1977 年与 1978 年，而往前回顾的历史也许可作为一个论证。从六十年代开始，政府有意推行以土著至上的国家政策，如《1961 年教育法令》，其内容为华校被迫改制的教育政策、《1963/67 年国语法令》，将马来语列为唯一的教学媒介、1969 年也发生了种族暴动的“五一三事件”。

经过“五一三事件”后，政府也推行了扶持马来民族的“新经济政策”，主要目的是消除华裔和巫裔彼此之间经济不平衡的问题，但是此政策在非土著的眼中是视为一种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政府甚至还实行了各种固打制来局限其他种族的权益，如大学学位、土著房屋、奖学金等一系列的固打制。正如何启良所说，由 1971 年开始，国家政府每五年会实行一个新阶段的“新经济政策”，而来到八十年代末已算是度过了四个“新经济政策”，从每一个阶段的“新经济政策”里都可鲜明对照土著与非土著在政治力量方面的差距拉长。举例而言，许多繁杂的问题如公民权、独立大学、官方语言、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甚至是政党彼此之间的政治游戏，华社基本上毫无谈判的余地，显得处处挨打的情况。¹¹

¹¹ 何启良，《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页 17-18。

因此，政府也在教育政策上推行以马来语为媒介语，华社因由独立中学坚持以华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而无法得到政府的津贴资助，甚至在国内不承认此文凭的存在，导致这些毕业生无法在马来西亚拥有立足之地而选择离开，到其他国家去工作或深造，甚至在异地选择定居。由此可见，温任平生活在华社被压迫的时代下，无疑是国家的政治背景导致他产生了离散意识，就像他所言“在中国大陆之外，离散在世界各地（各国）的华人在‘我从哪里来’、‘我现居何处’的夹缝里，本身就是个矛盾，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互相杆格是身份认同焦虑的根源”¹²，因此身份认同的焦虑问题便是在离散课题上不断去探索的着重点。

举例言之，〈流放是一种伤〉可证明温任平对于马来西亚华人在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上是处于一种焦虑，也从中暗示国家政策的不公平对待，令他们倍感伤痛和失望，迫使他们萌生了离散的情怀。此诗的开头便说明“我只是一个无名的歌者”¹³却一直“唱着重复过千万遍的歌”¹⁴，而这些歌和歌词象征自己的文化，即中华文化。他强调自己对于中华文化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¹⁵，并且将其比喻成“血液似的川行在我的脉管里”¹⁶，正如温任平所描述他的血液为红色，皮肤则是黄色，需要依靠流动的血液去守住他那亮眼的黄肤色，表达中华文化和自己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再者，温任平也表达了自己热爱于自己的民族文化，不管“在廉价的客栈里也唱”¹⁷或者是“在热闹的街角也唱”¹⁸，唱到自己的喉咙沙哑也坚持流露出一声声悸动

¹² 温任平，《星洲日报·星洲广场》，2007年11月18日。

¹³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¹⁴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¹⁵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¹⁶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¹⁷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¹⁸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141-143。

的歌声。可惜的是“你听了，也许会觉得不耐烦”¹⁹，说明温任平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不被他人所认同，甚至还被国家的政策打压着，到最后只能成为“一个独来独往的歌者”²⁰，并以随处漂泊“歌着，流放着，衰老着”²¹的方式去探索自己的定位，可见这整个独自漂泊的过程是“疲倦，而且受伤着”²²。

温任平也在〈黄皮肤的月亮〉说明自己在探索其身份定位之时，处于一种叹息的迷失过程，并以“吴刚伐桂”的典故暗示自己其实一直处于边缘的地带，永无止境的漂泊，而处于这情况下，他将自己自喻为“一个溺水的人”²³，只能依靠自身的指掌来进行挣扎，并将指掌强调为最后一只，体现出他的处境十分窘迫。温任平对于马来西亚的社会环境形容成“气氛浮肿得可怕”²⁴，然而他将自己在台湾与痲弦、周梦蝶和黄春明的相遇，给予如此的评价：“第一度遭遇却谈得比老朋友还融洽”²⁵。

透过这个评价，本文猜测他将台湾视为理想的文学乡土，因痲弦、周梦蝶和黄春明都是台湾著名的作家，加上温任平觉得他们彼此都“向往着一份共同的皓洁，一份共同的明亮”²⁶。由此可见，温任平将马来西亚与台湾的生活氛围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与理想乡土产生了冲突，突显了他对于台湾的依恋，形成其离散情怀愈渐浓厚。

¹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²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²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²²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²³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页 184。

²⁴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5。

²⁵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²⁶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第二节 原乡的缅怀

承前节所述，温任平生活在以马来民族为主的社会背景下，并在政治、文化、政治等方面都以“土著政策”为优先下，华社明显处于一个边缘的地带，导致华人的心态普遍上都开始出现焦虑不安的状况，产生了无奈和迷茫的情绪。然而，基于本身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遭受到质疑后，华人就开始缅怀祖辈的原乡，同时这种缅怀也会变成一种想象的源头，就如张宁给予原乡的定义是被对象化且复杂而形成了一种情感的意象，认为此情感意象是家乡和祖先相互流动的脉络，恰似把根扎在每个‘原乡人’的生命中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记忆，作为一个回归母体欲望的象征²⁷。

由此可见，当温任平感觉自己被边缘化了，就会开始以精神上的离散²⁸去缅怀原乡的文化，达到一种自我和母体文化上的想象。或许就像谢川成所说的“温任平的流放是特殊的”²⁹，因为他本身“骨髓里流的肯定是中华文化的血液，而在他的意识里，中华文化无疑是他精神粮食的源头”³⁰，可却是温任平处于这样打压的背景下，其精神意识和现实的生活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矛盾，进而形成他以精神离散的方式去抵达想象中的原乡文化。

政府不仅于1970年颁布禁止华人在公共场合里表演中华文化的活动，并在1971年制定了“国家文化政策”，此政策表面是以马来文化作为主流的文化，成为众多民族文化中的核心，其实是为了再度边缘其他种族的文化。因此，温任平表示自己是

²⁷ 张宁，〈寻根一族与原乡主题的变形——莫言、韩少功、刘恒的小说〉，《中外文学》1990年第18卷第8期，页155。

²⁸ 精神离散意指其精神意识对于非本土事物进行思慕或缅怀，通常是对原乡文化或异国文化有着眷恋；身体上的离散则是选择移民、迁徙定居、远离故土等。

²⁹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页22。

³⁰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22。

“一个流放于江湖的歌者”³¹，意指流荡在中华文化边缘的他表示不能妥协，道出“不能唱一些些，令你展颜的歌”³²，只为了坚持维护自己的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爱慕是执着而肯定的，因对于“那些快乐的，热烈的，流行的歌”³³是不感兴趣的，只歌唱着古老的歌词，从中也流露出自己的文化不被认同而产生了浓厚的文化乡愁。

此外，温任平也在〈黄皮肤的月亮〉中表示自己对于中华文化是有着眷恋，但遭受到“国家文化政策”的施压，最终导致其眷恋沦落到无奈的境地。以谢佩瑶的观点来看，她认为温任平内心思慕的那个“中国”是回不去的，因为那个“中国”是属于祖辈的家乡，所以其思慕较多偏向于文化情感上的，但在故乡成长的他却不被国家所认同而产生了焦虑，间接经历了双重的流放³⁴。正如温任平选择“赵氏孤儿”来作为他缅怀原乡，利用“赵氏孤儿”的复仇情节来暗喻自己的孤寂无奈，只能凭靠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切，也借机以“孤儿”来暗喻自己到处漂泊，处于无依无靠的状况。同时，他强调每天伏在枕上以凝神细听的方式去理解“赵氏孤儿”的情节，视觉上并未欣赏过一眼，其中缘故很大可能在于当时“国家文化政策”带来的影响，严禁中华文化的表演活动，导致只能以匿藏的方式来缅怀原乡的文化。

基于自己在成长的环境无法得到认同，温任平的心理开始出现复杂的情感，精神上间接出现一直爱慕中华文化的情怀，缅怀着祖辈的原乡，可是却只能以想象的方式去思慕，希望得到“响自各人心腔里的悠远低共鸣”³⁵。尽管“胡笳十八拍，有一拍

³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³²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³³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³⁴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页 515。

³⁵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没一拍地，荒腔走调地，响在我暗哑的声音里”³⁶，足以说明政府一系列的打压政策，无法阻挠温任平继续保卫自己思慕的中华文化。

或者就像许文荣所言，中华文化持续受到抑制的状况下，原本就要被淡化的传统，竟然愈渐地被召唤归来，成为聚集华人的文化资本，以作为抵抗来势凶猛的土著文化霸权的冲击”³⁷，足以证明温任平面对文化冲击时，以缅怀原乡文化的方式借机流露自己在本土社会上遇到的不平等对待而产生了自我迷茫。以温任平提及的“嫦娥奔月”为证，阐述原乡月亮的光泽在夜晚晒满大地，虽具有“母性的慈爱”和“父亲的庄严”³⁸，却“遥远得令人痛苦”³⁹，可见他选择以精神上缅怀原乡去抒发自己的离散情怀，以达到一种自我慰藉的精神意识。

³⁶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41-143。

³⁷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页 33-36。

³⁸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³⁹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87。

第三章 以意象去突显其离散情怀

本文在此将会探讨温任平如何在作品中运用意象来抒发其离散情怀，以航行和屈原作为主要的意象，因在其作品当中不难发现这类型的意象频密出现，并且温任平将自己精神上的离散寄托于这些意象，使这些意象营造出一种自我流放的意识。因此，本章将会分成两小节，即“航行的意象”和“屈原的意象”，着重探讨温任平如何将离散情感与这些意象互相结合。

第一节 航行的意象

本节主要是探讨温任平在其作品中使用航行的意象，主要是以船作为意象，象征着其精神意识的漂泊。首先，温任平在〈夜航感觉〉里提及“帆樯漂泊”⁴⁰，以使用“漂泊”二字说明自己当时是毫无方向地前进，加上标题和桅灯也阐述了航行时间在于夜晚时刻，强调航行者更加迷茫的心情，处于一种似在海洋中迷失自我的情况。再者，诗中也提及“无从猜测逆向的马力与风力”⁴¹，主要是说明自己对于未来的方向是无法预测是否顺利地前进，因有着“逆向的马力和风力”⁴²。

⁴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²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此外，温任平也表明了“就算在星光下也没有人的眼光能透过三尺以外的重雾，以及重雾后面的树影还是身型”⁴³，这说明了星光作为一种协助或帮忙下，也无法拥有看清三尺以外视野的能力，更何况雾本身就具有朦胧的意义，且雾对于航行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障碍，因无法看清航行的路线与方向，同时也强调了是“重雾”，暗示自身处在一个十分迷茫不知的境地，有着极大的未知障碍环绕在自身范围，突显出一种茫然无措的心情，营造出一种自我定位朦胧的氛围。

基于诗中的第一节和第三节强调“有人伫立或者独泣”⁴⁴，从“伫立”和“独泣”得知航行者是长时间皆是独自一人，是怀着悲伤且落寞的情绪，并因“拍击着船舷的每一声浪”⁴⁵而想起“一些扰人的事情”⁴⁶，意味着航行时因为海浪的冲击声而脑中不经意浮现这些伤感的回忆和往事，为航行者营造更加孤寂的情景，加深其迷茫程度，在航行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

除此之外，温任平也在〈水月〉阐述“我只要一艘愤怒的船”⁴⁷，得知这时候他在航行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愤怒的感觉，因“等不及启航，就已碎成一堆破烂”⁴⁸，甚至还变成“一滩摇摇晃晃的水月”⁴⁹，意味着他原先想要积极航行抵达目的地，却换来“一堆破烂”，一切的目标都成为虚幻的想象。本文也推测“愤怒的船”可延伸出另一层含义，即有着奋斗的志向，若诗人的内心没存有一丝希望，全篇应该表达出心已死或内心彻底绝望，而不是还有着愤怒的心情，愤怒的产生代表着他从一种积极努力的状态中却遭受到挫折，导致他产生一种不甘心的愤怒感。

⁴³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⁴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⁵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⁶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37-38。

⁴⁷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⁴⁸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⁴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在愤怒的过程中，温任平也会逐渐质疑海洋的存在，提出了“为什么要有海，为什么要有洋”⁵⁰的疑惑，因为海洋是有助于船航行的，意味着缺少了海洋，船就无法航行，表明航行时产生了迷茫的情绪，暗示着漂泊流放的意识来自于海洋。他不仅对海洋提出质疑，甚至还责怪海洋为何“要把岛与半岛分隔，分隔得长又长”⁵¹。同时，“海洋”与“岛”存在着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海洋”是流动性，正好象征着温任平内心的漂泊意识，随处游荡；“岛”则是作为一个定居的象征，恰似他内心一直想向往的文化故土。因此，“岛与半岛”可以作为一种诠释，表明他对于心中一直想航行抵达的文化故土存有眷恋，却被海洋分隔开，形成他独自漂泊而寂寞的情景。

温任平表达了他“想狂喊，想奔，想把自己扬起”⁵²正与“愤怒的船”达到一个互相呼应的效果，说明了他在“已碎成一堆破烂”⁵³的情况下振作起来，在失望之际尝试尽自己的努力做出改变。可惜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意，心生一种“把自己击沉，沉，到又远又深，无以名之的地方”⁵⁴的念头，并以破碎的船身木块作为自喻，暗喻自己就像那块木块一样，只能漫无目的地漂浮在海水里，以带出自我流放的精神意识。

第二节 屈原的意象

在温任平的作品里，其实不难发现他使用了许多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意象，如唐代的乐府、胡笳、篆字、中国结等，甚至也会出现一些中国著名的诗人，其中包括了

⁵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⁵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⁵²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⁵³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⁵⁴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9-110。

屈原、陶渊明、阮籍等。于此，本节将会探讨其作品出现的中国性⁵⁵意象，主要是以屈原相关的意象为主，原因介于温任平的《流放是一种伤》后记里如此阐述：“我觉得我的‘屈原情意结’大概就在那时开始酝酿，蓄劲待发的”⁵⁶，明显表示他也意识到自己对于屈原有着孺慕之情，以屈原怀才不遇的境况象征着自己独自漂泊的情况。正如谢川成所言，“这一种相隔数千年的‘孺慕之情’不仅超越了时空，同时也超越了对屈原个人的崇拜与爱慕”⁵⁷，于是本文推测温任平对于屈原的境遇感同身受，以屈原的投江自尽作为自我放逐的离散情怀，进而延伸出屈原的高尚情操不受时空的限制，间接将这般不朽的精神影响着温任平的创作。

温任平写于 1972 年的〈水乡之外〉主要是表达屈原宁死不屈，而选择投江自尽的过程。他以屈原作为意象，象征着自我放逐的无奈，也借由屈原之死象征着高尚纯洁的情操。正如诗中所描写的“哗哗的浪花向他冲来，他缓步向前，步入齐膝的浪花里”⁵⁸，描绘出屈原即将要投江自尽的场景，并以“全面的冷沁”的心态去忘却“楚地酷夏”⁵⁹。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只好抬头望天，将内心里最后的问号划上结束，“就把头猛然插进海面去”⁶⁰，流露出屈原无法为楚国做出改变，对于这一切的发生深感无奈与沮丧，宁愿选择自尽，也不愿意同流合污来证明自己对于国家的忠心。由此可见，温任平将屈原的放逐经历象征着自己对于国家身份认同上的模糊，产生了漂泊不定的意识，以透过屈原进行精神上的沟通，从中对于屈原的经历感同身受而形成温任平精神上的离散。

⁵⁵ 主要是偏向中国文化美学上的含义，其中包括了中国典故、意象、神话故事等方面。

⁵⁶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59-166。

⁵⁷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 38-39。

⁵⁸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⁵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⁶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再者，诗中提及的“泡沫”象征着屈原的理想和生命是短暂的，但以逐渐上升的方式形成“一圈圈的涟漪”而导致“水的底层蠢动，泛开去，蠢动蠢动”⁶¹，意味着温任平作为知识份子，一心想要众人认同于中华文化，可这理想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而变得了泡沫，可他这份坚持的精神就像“一块全白的头巾，如最初的莲台，冉冉升起”⁶²，以“全白的头巾”和“莲台”都象征着其情操是高尚洁白的，体现出其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温任平将坚持捍卫中华文化的情感融入屈原的情操里，也象征着自己想要为国家效力，但却受到国家政府的压迫，在身份和文化认同上受到质疑，进而导致他以精神上的交流来寄托屈原以抒发个人的离散情怀。

温任平在 70 年代也发表了两首关于端午节的诗歌，即〈端午〉与〈再写端午〉。虽然这两首诗歌中并未直接描述屈原的形象，却隐约感觉到屈原的影子出没，以端午节的粽子作为屈原的意象。按照许文荣的说法，屈原的意象在温任平的“屈原情意结”诗作中，往常都是中华文化的能指⁶³，因此本文将会以〈端午〉为例，揣测文中出现的“一只木履”象征着中华文化。究竟为何只有一只，而不是一双呢，答案也许就如文中所言“另一只已经忘记”⁶⁴，延伸出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并不被认同，似乎处于被忘记的边界。根据粽子作为意象的诠释，粽子乃被竹衣裹得紧或被煮得如火如荼，都可推测出是外在的压迫促使中华文化被压制，进而反映出华社在国家推行的政策下恰似“懦弱的米”⁶⁵，只能以追溯中华文化作为抒发离散情怀的渠道。

⁶¹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⁶²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83-85。

⁶³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149。

⁶⁴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3。

⁶⁵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103。

此外，温任平也采用了许多与屈原有关联的事物作为意象，如“渔夫”、“菖蒲”、“楚地”等。温任平在〈一个渔夫的追悔〉里提及“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你”⁶⁶，说明“我”乃是一个渔夫，扮演着边缘者的角色，而“没有看见你”意味着屈原已不存在，暗喻温任平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有着迷惘。正如朱崇科所说，渔夫错失了与屈原对话的机会，无法真正理解屈原赴死前内心的波动⁶⁷，渔夫“只看见从上游漂过来的粽衣”⁶⁸，这个“粽衣”则是象征着内在的精神荡然无存，只剩下外在的层面，也可以说明温任平虽然生活在本土国家，但其意识早已被一系列不公平的对待而选择精神上的漂泊。

⁶⁶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7），页52。

⁶⁷ 朱崇科，〈屈原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以温任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年第2期，页168。

⁶⁸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52。

第四章 离散意识中的矛盾与转化

透过前章的探讨后，本文不仅发现温任平在作品中抒发了自己对于中国原乡文化的追朔，并以精神上的想象而呈现出一种离散的情怀，同时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本土性⁶⁹的元素，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因此，此章节将会探讨怀有离散意识的温任平如何在其作品中开展出本土性色彩，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转化为本土关怀，就如谢川成所言“在 70 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比较是刻意经营的。屈原、端午、中国文字、古典词语、典故等都是作者常用来表达中国性的手段。到了 80 年代，温任平诗作中的中国性不再明显，由主动变为被动。”⁷⁰。

故此，本文将会分为两个小节，即本土性的开展和多元色彩的本土描写，主要探讨温任平对于本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再现，也流露出他对于本地的事件与发展而产生的看法，进而透露其内心亦是关怀有关于自己故乡的一切事情，尤其是大马华人社会的情况。其次，他也描写了多元种族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色彩，突显出本土的多元性，再现一个多元色彩的社会生活。

⁶⁹ 意指本土方面的色彩，其中包括了本土自然景观、风土民情、历史地理、语言文字等。

⁷⁰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页 62。

第一节 本土性的开展

首先，温任平在〈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中提及他“个人对吉隆坡茨厂街、陈氏书院附近区域有一份偏爱，总觉得可以通过城市规划与重塑”⁷¹，因他曾在〈佝偻〉中提及“他经常找借口，前往茨厂街，寻找宝藏”⁷²，最终却“茫然望着他，走出茨厂街，一个愈来愈佝偻的身影”⁷³，以如此消极的态度离开茨厂街。因此，温任平希望“把这个脏乱、破败的老久街市发展成为一个既具有历史特色又有经济潜能的古迹保护区”⁷⁴，他亦在〈文化社区：总体营造〉表明了一个想法，即如何塑造吉隆坡文化街，认为“邻近的陈氏书院是一个象征”⁷⁵，提出了“大小书局才是文化街的硬体建设”⁷⁶以及拥有着不少的“自由流动资源”⁷⁷，相信具备了这些条件后就能塑造文化社区，使当时的文化停滞的现象有所改变。由此可见，温任平提议把吉隆坡一带的区域拓展为历史保护区以及文化社区，证明他有意加强大马人民的历史感以及提升人们对于文化形成的意识。

此外，他也提及大马的中文出版业应着重关注，认为这行业在大马尚有立足之地，应该多加发展。在〈一个文化人的两件心事〉中，他提及“除了吉隆坡十方出版社较有计划外，其他出版单位一年里头难得印行一两本书”⁷⁸，这说明了温任平观察到大马中文出版业的出版业绩明显遭遇挫折，并且指出出版社抱有“打游击式的出版态

⁷¹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吉隆坡：大将事业社，1999），页165。

⁷²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135。

⁷³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135。

⁷⁴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165。

⁷⁵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202。

⁷⁶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202。

⁷⁷ 意指知识份子或文化人。

⁷⁸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166。

度”⁷⁹，缺乏明确的长期销售计划以及目标范围。温任平根据自己仔细的观察，发现其实大马的中文出版书籍的市场并不似想象中那样萎靡不振，而是发现了一部分题材的相关书籍颇为畅销，如创业、企业管理知识、公关和自我提升方面等书籍。同时，温任平提出大马中文出版业的优势在于售价上，相对于港台，大马的售价比其便宜三分之一。

除此之外，温任平也在〈华文出版业景观〉提及“国内的华文出版业固不必囿限于文学/文艺作品这范畴”⁸⁰，表示中文出版业不应该局限于文学或文艺作品，反而应该考虑市场上消费者的兴趣题材，主动了解众多消费者的潜在需求。他也给予建议，即尝试访问各行业领域中的精英，并将它们所提供的资讯，如成功经历、心得或一些经验，撰写成为一本书籍出版。他也说明了书籍的整体包装、设计搭配等也相当重要，应达到内容朴实和外装精美的标准。

谈到出版业的方面，温任平本身也亲自出版了一部华巫双语诗集，即《扇形地带》。本文认为温任平出版《扇形地带》这部诗集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含义，意指有意识地将诗歌传播给其他种族的读者，即是马来语的使用者，尤其是以马来语作为母语的马来同胞，使其诗歌达到跨越种族的性质。温任平在自序中透露出他将诗歌交给潜默和张锦良进行审阅与巫译，因他们皆是出身于马大马来文学系，对于马来语有着扎实的根基。由此推断，温任平此举是为了尽可能把原作的內容如实传达，减少丧失原作所要表达的含义与风貌，从中也借机将此作品作为一种媒介，使其他种族的读者对于华族的认知有所加深。

⁷⁹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66。

⁸⁰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页 184。

此外，温任平也在〈会馆〉中述说大马会馆的没落，文中提及“看着地面那一小堆破烂，那些尖尖的棱角森严的碎片，像极了那些积满污黑泥垢与藓苔的破瓦，落在会馆祠堂的檐前”⁸¹，可推断出会馆的管理方式并不完善，甚至还说“会馆有什么了不起”⁸²因其逐渐丧失了当年的功能，如聚集会员和发展自身的文化。会馆作为一个地缘性的民间组织，但“本质上毕竟是悲哀的”⁸³，原因在于会馆的凝聚功能日趋下降，导致逐渐丧失其功能的情况下，最终的作用竟是与现代建筑物进行比较，甚至成为了“外地游客都会呵呵笑它又可怜又滑稽”⁸⁴的古老组织。

第二节 多元色彩的本土描写

温任平在〈文学〉这作品中提及“英国妇女喝着奶茶”、“马来小孩在玩陀螺”、“专门研究印尼文学的权威荷兰学者”⁸⁵，表面上体现出多元种族在社会里的生活景观，实则上“英国妇女”和“荷兰学者”则暗示着英国和荷兰曾经殖民过马来亚，间接联想到英国和荷兰签下《英荷条约》，作为马六甲和苏门答腊岛互换统治的约定。同时，诗中也提及“玻璃柜里摆设着几只雪兰莪的锡器”⁸⁶，19世纪时雪兰莪的土地有着资源丰富的锡矿，当时锡作为一个庞大的天然资源，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进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形成一个多元的社会风貌。

⁸¹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8。

⁸²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8。

⁸³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9。

⁸⁴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209。

⁸⁵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⁸⁶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64。

再者，温任平也在〈掂量〉里提出不同国家的食品，如“台湾家乡小食”、“日本寿司”、“韩国烤肉”、“马来沙爹”以及“独树香”，其中的“马来沙爹”是指马来民族特调而成的传统烤肉串；“独树香”则是大马的茶叶品牌，由本地华人李统溪开创。温任平描写不同国家的食品表层看似体现多元色彩的饮食文化，内层却含有言外之意，因他在嗅觉上形容“马来沙爹”香味四溢，却对“独树香”有着担忧，内心猜想了“那么弱的肠胃，喝下去会有什么后果”⁸⁷。“独树香”象征着大马华人的传统习俗，却受到质疑和议论，意味着华人的文化习俗不仅在传承发展上不被认同和接受，甚至还遇到各种阻碍，饱受打击，处于边缘化的境地。

温任平也在〈存在手记〉阐述“一群马来孩子在亭子前面踢着藤球，他们穿的汗衫紧紧地粘在他们的背上，老远都可以看见他们淌汗”⁸⁸以及“两队人在踢足球，多是黧黑的印度人”⁸⁹，这说明温任平不仅是以中国元素或是华人相关的素材进行创作，他也会描写大马其他种族的生活面貌，如这作品描写出马来民族的小孩进行户外运动和印度同胞在公园踢球的情景，同时也以玩耍“藤球”的方式带出了热爱着自身国家的球类运动，间接带出藤球乃是起源于大马的球类运动，进而使其作品体现出多元色彩的一面。

此外，〈组屋的诗〉提及“在那个印度妇女来抹地之前”⁹⁰，说明了印度女佣会到雇主家进行工作，从中表达了雇主与印度女佣是不同民族的，突显了各民族之间有着阶级之分，暗示在社会地位和待遇上并不平等。虽然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地位待遇不平等，但也不可否认各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必会传承各自的文化习俗，形成一个多

⁸⁷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页 165。

⁸⁸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76。

⁸⁹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页 158。

⁹⁰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页 61-65。

元性的生活风貌。对于温任平描写其他种族的生活面貌，朱崇科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温任平已经开始意识到多元文化并存的重要性，而且也高度关注文化内在的紧张、冲突或可能的融合⁹¹。同时，语言上也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间接产生了语碼混杂的社会现象，如文中也使用了“巴刹”这词语，此词语来自马来语，由“pasar”音译而来的。再者，〈白屋〉也阐述了老师要求学生依据马来班顿的形式技巧进行创作，马来班顿作为马来民族文学上的一种诗歌体裁，这意味着鼓励学生学习不同语言的文学，从中了解其他种族的语言文化。

⁹¹ 朱崇科，〈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关东学刊》2018年第27期，42页。

第五章 结语

本文以“后离散”的视角去诠释温任平的作品，发现其作品的意涵透露出他在土生土长的国家却有着独特的离散情怀，虽然国籍身份已是马来西亚公民，但他的文化认同上始终挂钩于中华文化，原因介于他在探索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过程产生了焦虑与不安，进而激发他在精神上对于原乡的缅怀。为什么温任平会有如此的离散情怀，其实主要原因是与当时国家推行的政策有关，政府推行一系列固打制的政策来压制华裔公民，迫使他们心生“居于此但思于彼”的忧患意识。温任平在其作品中，如〈流放是一种伤〉和〈黄皮肤的月亮〉中都透露其浓厚的离散意识，也借机反映了国家政策的不公平对待，造成温任平在精神上独自去探索自己的身份地位，也表达了因文化上不被认同而产生了原乡的缅怀，形成一种漂泊意识的文化乡愁。

从本文所举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温任平在作品中运用意象来抒发其漂泊的情感，将自己精神上的离散寄托于这些意象，使这些意象营造出一种自我流放的意识，进而达到一种离散情怀。在意象上的运用，温任平主要是以航行的意象和屈原的意象为主，原因在于前者是船作为意象，具有漂泊不定之意，处于一种似在海洋中迷失自我的漂泊心态；后者则是具有放逐的经历，可以借由放逐经历暗喻自己感同身受，将此情感融入意象当中，以抒发自己在遭受到压迫而形成一种孤寂的心情。

再者，透过研究温任平的离散书写，也意外察觉他的作品融入了本土性的元素，进而形成其内心与意识上的矛盾。对于本土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再现，温任平也流露出他对于本地的事件与发展而产生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进而透露其内心亦是关

怀着关于自己故乡的事情，尤其是大马华人社会的情况。由此可见，他从思慕原乡的情感中逐渐转化为本土关怀，对于一些本土的事情发展有着独特的想法，也在作品中透露多元种族的一些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色彩，突显出本土的多元性，再现一个多元色彩的社会生活面貌。

最后，本文认为温任平的离散书写是建立在探索自己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和焦虑，同时也以想象中的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慰藉，以缅怀的方式去追溯原乡文化，希望能够从中得到一种认同感，进而形成其精神上的离散。至于温任平为何选择以精神上的离散，而不是身体上的离散，或许就如他所言，在其文化回归意愿最强之际，理性告诉他自己是“生于斯，长于斯”，应该选择留下继续奋斗，并说出了“台湾社会多的是人才，多一个我不多；大马华人社会，少了温任平，或者少了一个天狼星诗社，就少了一股力量”⁹²，这也许就是他没有选择以身体上的离散去实践落叶归根，但其意识是属于离散的形态，同时在离散意识中又存有本土的关怀，以此意识中的相互矛盾作为一个结束。

⁹² 温任平，〈流放意识与原乡情结〉，《中国报》，2017年12月2日。

引用书目

一、书目

1. 何启良，《政治动员与官僚参与——大马华人政治论述》，吉隆坡：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5。
2. 谢川成，《马来西亚天狼星诗社创办人：温任平作品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
3.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
4.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
5. 许文荣、孙彦庄主编，《马华文学文本解读》下册，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2012。
6.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 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7。
8. 温任平，《黄皮肤的月亮》，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7。
9.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霹雳：天狼星出版社，1978。
10. 温任平，《文化人的心事》，吉隆坡：大将事业社，1999。

二、期刊论文

1. 张宁，〈寻根一族与原乡主题的变形——莫言、韩少功、刘恒的小说〉，《中外文学》1990年第18卷第8期，页155-166。
2. 朱崇科，〈论温任平作品中的本土性〉，《关东学刊》2018年第27期，页33-44。
3. 朱崇科，〈屈原状写：再现、在地与载我——以温任平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5年第2期，页165-173。

三、报章

1. 温任平，〈流放意识与原乡情结〉，《中国报》，2017年12月2日。

